

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

张道俊

(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/语言学研究中心,湖北 黄石 435002)

〔摘要〕 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的突出特点是:V 只包含致使和招引两类动词,语义呈现出主观性和抽象性;“V(致使义)人X”结构的能产性远远大于“V(招引义)人X”结构;韵律动因导致双音节X占绝对优势;“V + 人 + X”结构的程度要素大量分布在X上;具有程度性的双音节X并不限于性质形容词,有些是心理活动动词。

〔关键词〕 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;程度性;性质形容词;心理动词

〔中图分类号〕H146.3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2096-3130(2018)06-0007-04

doi:10.3969/j.issn.2096-3130.2018.06.002

汉语兼语结构由动宾式与主谓式套叠而成。“V(动词)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指的是“令人反感、令人拆除、让人激动、让人道歉、受人尊敬、受人盘剥”等短语结构,其中泛指性名词“人”既是V的宾语,又作X的主语。

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可以分为两类:甲类可受程度副词“最、很、非常、挺、比较”等修饰,乙类不可受程度副词修饰。比较:

甲类:最令人反感 | 很让人激动 | 挺受人尊敬

乙类: *最令人拆除 | *很让人道歉 | *挺受人盘剥

我们把甲类称之为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,把乙类称之为非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。本文重点研究甲类成员的形式及语义特征,探讨其程度性质的形成机制。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中有三个变量成分:V、人、X,下面围绕这三个变量展开讨论。

一、变量“V”

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中的V是一个数量有限的封闭类,常用词只有“令、让、使、叫(教)、讨、惹、招、引、逗、受”等10个,这些词全部是单音节黏着动词。“令、让、使、叫(教)”学界习称为使令动词,“讨、惹、招、引、逗、受”我们称之为招引动词。招引其实也是一种使令。

某个小孩儿很讨(惹、招、引、逗、受)人喜爱,我们也可以说成某个小孩儿很让(令、叫、使)人喜爱;某位老人很受人尊敬,我们也可以表述为某位老人很令人尊敬。因此,招引动词可以纳入广义的使令动词。这10个使令动词内部情况各不相同,需要逐一观察。

1、令。“令人X”中的“令”有“命令、致使”之别。例如:“贺龙令人抬下贺炳炎,自己亲自指挥人马杀开一条血路冲上山去。| 宋王礼令人打开西门,让城中的百姓尽早地向外撤退。(以上命令义)| 荒废时间的感觉令人不安。| 在生意场上,最令人沮丧的是不真诚、不守承诺的人。(以上致使义)”其中致使义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,命令义不能。

2、让。“让人X”中的“让”有“支使、容许、致使”之别。例如:“这件事我马上让人去调查。| 前两天我让人送到学校去的棉鞋,你收到了没有?(以上支使义)| 这是大事,得让人好好想想。| 现问现答,根本就不让人有准备时间。(以上容许义)| 宽敞平坦的大街布满垃圾更让人恶心。| 这件事挺让人为难的。(以上致使义)”其中只有致使义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,支使义和容许义不能。

3、使。“使人X”中的“使”有“支使、致使”之别。例如:“司马懿回到寨中,使人打听是何

〔基金项目〕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“程度副词修饰动宾短语研究”(项目号15D099)

〔收稿日期〕 2018—06—15

〔作者简介〕 张道俊,湖北仙桃人,博士,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将引兵守街亭。|他就使人去把宰德找来,对他说……(以上支使义)|英雄的事迹使人感动。|更使人佩服的是,用手摸摸汽机表面,竟然一尘不染。(以上致使义)”其中致使义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,支使义不能。

4、叫(教)。使令意义的“教”过去读平声,现在统读为去声,与使令意义的“叫”已经合流,没有区分为两个词形的必要,所以本文处理为异体字关系,以“叫”为正体。“叫人X”中的“叫”有“支使、容许、致使”之别。例如:“他嘶哑着叫人立即送图纸到上海同济大学去计算。|我明天一早就叫人给您送过去。|立刻教人去那儿检查,把重病的抬到医院里去。(以上支使义)|他说什么也不叫人去接我。|这么晚了还吵吵嚷嚷,你们还叫人睡觉不?(以上容许义)|还有一个别开生面的口授遗嘱,更叫人啼笑皆非。|我不得不喝那叫人害怕的薄荷茶。(以上致使义)”其中只有致使义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,支使义和容许义不能。

5、讨。“讨人X”中的“讨”表招惹义。例如:“我妹妹特别可爱,很讨人喜欢。|她的轻盈、天真、活泼也真讨人喜欢。|现在一肚子学问的人,反被讥讽为讨人厌嫌的书呆子。|我真希望从来就没这么个孩子,男孩子都讨人嫌。”这一义项都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。

6、惹。“惹人X”中的“惹”表示人或事物的特点引起爱憎等的反应。例如:“我觉得这两个青年男女很有趣、很惹人爱。|振德几个干部惹人生气的地方是有,可是万万不会干这种事。|我明显地感到我惹人讨厌,甚至引起人们的憎恶,可是我改不了。”这一义项都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。

7、招。“招人X”中的“招”与“惹人X”中的“惹”同义,表示人或事物的特点引起爱憎等的反应。例如:“六岁的振国生得虎头虎脑,很招人喜欢。|伯根太美了,招人妒嫉。|这招儿我见多了,故意把自己说得特可怜,特招人同情。|万驼子也似乎真的很招人恨,大家听说他被打了,没什么表示同情的。”这一义项都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。

8、引。“引人X”中的“引”与“惹人X”中的“惹”同义,表示人或事物的特点引起爱憎等的反应。例如:“最引人注意的,恐怕还得算陕西凤翔木板年画的制作表演。|老年人问题是社区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。|中国向世界体育最强国发起的挑战却已经十分引人瞩目。|在本次拉力赛中,21号赛车车手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。”这一义项都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。

9、逗。“逗人X”中的“逗”表示招引,只用于褒义语境。例如:“一张圆圆的苹果小脸,十分逗人喜欢。|乔雪模样儿很逗人开心。|她那种大方中略带几分羞赧的神情倒怪逗人疼爱的。|但她还是装出满脸笑容,一副逗人怜爱的模样。”这一义项都可以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。

10、受。“受人X”中的“受”表示受到,在有利语境中指得到,在不利语境中指遭受。例如:“现在,粥仍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民族传统食品。|她的父亲是位医生,这在当地是个颇受人尊敬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。|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,残疾人都受人歧视。|他背井离乡,流落异国,受人欺辱。”在构成程度性兼语结构方面,得到义比遭受义更具优势。

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,程度性“V+人+X”兼语结构中V成分的语义有着特定的要求。就狭义使令动词而言,V只能表示致使;就招引动词而言,V表示招惹或受到。这两类语义比较接近,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招致义。

狭义使令动词在“V+人+X”兼语结构中经常表示命令、支使、容许等意义,这样的结构不具有程度性,原因可能在于V的动作性较强,语义比较实在,无法产生一定的主观量幅,因而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。

在“V+人+X”兼语结构中,狭义使令动词“令、让、使、叫(教)”都包含客观具体义(命令、支使、容许)和主观抽象义(致使)两类语义,而招引动词“讨、惹、招、引、逗、受”只包含主观抽象义(招惹、受到)一类语义,从这一点来看,招引动词在此结构中的虚化程度似乎更高些。

二、变量“X”

弄清了程度性“V+人+X”兼语结构中V的语义,我们现在来看X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下面是CCL语料库中程度副词“很”修饰“V+人+X”兼语结构时X的基本分布情况:

1、“很令人X”中的X:①懊恼,悲哀,不安,不解,不快,惭愧,称道,吃惊,担心,担忧,恶心,乏味,反感,费解,尴尬,感动,感激,感佩,感伤,鼓舞,怀疑,激动,嫉妒,紧张,惊奇,惊喜,惊讶,惊异,警觉,敬佩,敬重,沮丧,开怀,恐怖,恐惧,快慰,困惑,困扰,满意,难过,难忘,恼火,佩服,期待,奇怪,起敬,气愤,气馁,气丧,惬意,钦佩,扫兴,伤心,神往,生厌,失望,舒服,讨厌,痛苦,痛心,头疼,头痛,惋惜,喜欢,羡慕,泄气,心灰,欣慰,欣喜,歆羡,信服,兴奋,厌烦,厌倦,厌恶,遗憾,意外,愉快,郁闷,赞赏,着急,震惊,振奋,折服,瞩目,注目,自豪,尊敬,动感情,感兴趣,难为情,想不通,大惑不解,耳目一新,扬眉吐气,疑

惑不解,感到 O,觉得 O,难以 O。②发噱,起疑,深思,思考,叹息,误解,惜别,寻思,琢磨。

2、“很让人 X”中的 X:①憎,懊恼,悲哀,不快,不平,不爽,吃惊,担心,担忧,动情,烦闷,放心,费解,费心,感动,高兴,关注,怀念,怀疑,火大,激动,嫉妒,惊奇,惊讶,敬佩,敬畏,困惑,困扰,满意,纳闷,难堪,恼火,佩服,奇怪,气愤,气恼,钦佩,亲近,清醒,伤心,生厌,失望,舒服,舒心,顺耳,讨厌,痛苦,痛心,头疼,头痛,为难,喜欢,羡慕,相信,心烦,心疼,心痛,信服,兴奋,眼红,艳羡,遗憾,疑心,忧虑,愉快,着急,振奋,尊敬,开眼界,伤脑筋,看不起,受不了,不可思议,过意不去,看不上眼,心烦意乱,引以为傲,感到 O,觉得 O,难以 O。②怀想,回味,三思,思考,歆歆,遐想,作呕。

3、“很使人 X”中的 X:①担心,反感,感动,害怕,怀疑,激动,恐惧,快慰,困惑,满意,难忘,恼火,佩服,气馁,伤心,生气,失望,喜欢,兴奋,着迷,感兴趣,伤脑筋,兴味盎然,感到 O。②(无)。

4、“很叫(教)人 X”中的 X:①怜,诧异,吃惊,担心,担忧,感动,感叹,害怕,佩服,上火,失望,舒服,同情,痛恨,喜欢,羡慕,忧虑,作难,难为情,受不了,受宠若惊,感到 O。②思索,寻味。

5、“很讨人 X”中的 X:①爱,嫌,厌,欢喜,欢心,喜爱,喜欢。②(无)。

6、“很惹人 X”中的 X:①爱,爱怜,烦厌,怜爱,生气,喜爱,喜欢,瞩目,注目,注意。②议论。

7、“很招人 X”中的 X:①恨,嫌,欢喜,讨厌,喜爱,喜欢。②非议。

8、“很引人 X”中的 X:①关注,瞩目,注目,注意。②发笑,诟病,回味,深思。

9、“很逗人 X”中的 X:①爱,开心,怜爱,喜爱,喜欢。②发笑,遐想。

10、“很受人 X”中的 X:①爱戴,崇拜,怀念,欢迎,看重,器重,青睐,赞赏,重视,瞩目,注目,注意,尊敬,尊重。②反驳。

通过上述语料库统计分析,我们可以看出程度性“V+人+X”兼语结构中 X 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:

第一,当 V 表致使义时, X 或为单双音节词语(如“憎、担心”),或为三四音节短语词(如“伤脑筋、疑惑不解”),或为“谓宾动词+谓词性宾语”结构(如“感到 O、觉得 O”);当 V 表招惹或受到义时, X 只表现为单双音节词语(如“嫌、喜欢”)。这就是说,“很 V(致使义)人 X”结构的语词适应性远远大于“很 V(招受义)人 X”结构。

第二,由致使义动词“令、让、使、叫(教)”导引的“很 V 人 X”结构中 X 的成员总数明显高于由招受义动词“讨、惹、招、引、逗、受”导引的“很 V 人 X”结构中 X 的成员总数,二者之比为 243:57,接近 4:1。这就是说,“V(致使义)人 X”结构的能产性远远大于“V(招受义)人 X”结构。

第三,在致使义、招受义两类动词导引的“很 V 人 X”结构中,双音节 X 占绝对优势。在“很令(让、使、叫、讨、惹、招、引、逗、受)人 X”10 种格式中,双音节 X 所占比例分别为 90%、85%、84%、80%、57%、92%、63%、100%、86%、100%,平均占比为 86.3%。这一现象符合汉语的基本韵律特征。在“V+人+X”结构中,由于 V 全部表现为单音节,其后紧邻的“人”也是单音节,会自然引起“V+人”组成一个韵律词,这样, X 如果是单音节就会出现韵律不协调,这是 X 大量表现为双音节的根本原因。

第四,大部分 X 本身就具有程度性,即“很 V 人 X”可以直接表述为“很 X”,如“很令人懊恼=很懊恼”,“很让人吃惊=很吃惊”,“很使人反感=很反感”,“很叫人害怕=很害怕”,“很讨人喜爱=很喜爱”。而且这种情况不限于双音节 X,如“很令人感兴趣=很感兴趣”,“很让人不可思议=很不可思议”,“很使人感到 O=很感到 O”。在上述 X 语词列举中,我们把这类具有程度性的 X 标以序号①,把不具有程度性的 X 标以序号②。统计显示,在上述 10 种格式中,程度性 X 所占比例平均为 91%。我们认为,当 X 具有程度性时,整个“V 人 X”结构的语义重心分布于次系而不在初系。

第五,具有程度性的双音节 X 并不限于性质形容词,有好些是动词。例如上面所举“很令人 X”中的 88 个程度性双音节 X,“不解、称道、吃惊、担心、担忧、恶心、感激、感佩、怀疑、嫉妒、警觉、敬佩、敬重、开怀、困扰、满意、难忘、佩服、期待、奇怪、起敬、钦佩、神往、生厌、喜欢、羡慕、泄气、心灰、歆羡、信服、厌烦、厌倦、厌恶、赞赏、折服、瞩目、注目、尊敬”等 38 个词是动词,其余 50 个是形容词(词性判断依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。又如“很让人 X”中的 67 个程度性双音节 X,30 个是动词,其余 37 个是形容词。这些动词之所以也具备程度性,是因为它们的语义与情绪、态度、理解、感受、评价等心理活动相关,是主观性很强的抽象动词,拥有明显的主观伸缩量幅。

第六,序号②后面的语词虽不具有程度性,但也不是一般的动作动词,仍是与人物心理密切相关的动词。它们与招致义动词相互配合,使得

“V 人 X”这个整体结构获得程度性,从而接受程度副词修饰。

三、变量“人”

在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中,“人”是一个泛指性成分,这个成分可以产生一些变体。例如:“久溃不愈是一种很令医生头痛的病症,熊参脓耳净是怎样创造了久溃能愈的奇迹呢? | 目前一些被农民奉为“财神”的农技人员的所作所为很令农民失望。| 咖啡在我国已开始进入一般家庭,很受消费者欢迎。”这些例子中的“医生、农民、消费者”其实也都是泛指性成分,只不过所指范围比“人”要小。又如:“这种精神十分可贵,也很令我感动。| 我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,而且把事情搞得很令自己生气。| 近来棋力大长,战绩骄人的芮乃伟显然很令丈夫自豪。”这里的“我、自己、丈夫”不再是泛指性成分,而是指向明确的某个个体。

无论是范围较小的泛指性成分,还是所指明确的个体性成分,都不影响“V + 人 + X”整体结构的兼语性质和程度性质,因此,我们完全可以把“人”看做是一个变量,允许其他相关成员进入这一句法结构,从而丰富程度性“V + 人 + X”兼语结构的语言表现形态。

四、余论

在上面的讨论中,我们把“V(使令义) + 人 + X”和“V(招受义) + 人 + X”都看成是兼语结构,实际上,这两类结构是有细微差别的。下面是 X 性质相同的情况下程度副词的句法位置表现:

很令人喜爱 = 令人很喜爱
很让人生气 = 让人很生气
很使人担心 = 使人很担心

很叫人吃惊 = 叫人很吃惊
很讨人喜爱 ≠ 讨人很喜爱
很惹人生气 ≠ 惹人很生气
很招人喜欢 ≠ 招人很喜欢
很引人注目 ≠ 引人很注目
很逗人喜爱 ≠ 逗人很喜爱
很受人尊重 ≠ 受人很尊重

程度副词在“V(使令义) + 人 + X”中可以分布于初系与次系,在“V(招受义) + 人 + X”中只能分布于初系,这种差异显然与 X 无关。我们觉得,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“V(招受义) + 人 + X”结构的凝固度较高,次系谓词 X 缺乏独立性,不能允许语义重心后移;而“V(使令义) + 人 + X”结构的凝固度较低,次系谓词 X 有一定的独立性,所以能够允许语义重心后移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冯胜利. 汉语的韵律、词法与句法(修订本)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2]吕叔湘. 现代汉语八百词(增订本)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.
- [3]石毓智. 现代汉语的肯定性形容词[J]. 中国语文, 1991(3).
- [4]王 力. 中国现代语法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43/1985.
- [5]张道俊. 程度性兼语短语[J].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, 2016(6).
- [6]张国宪.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6.
- [7]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. 现代汉语词典(第7版)[Z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6.

(责任编辑:胡光波)

About the concurrent phrases“V + Ren(人) + X” that have the degree

ZHANG Dao-jun

(College of Literature, Hubei Normal University, Huangshi 435002, China)

Abstract: The concurrent phrases“V + ren(人) + X”that have the degree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, such as V only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causing or incurring, the meaning of V have subjectivity and abstraction,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phrases“V (causing) + ren + X”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phrases“V(incurring) + ren + X”, the rhythm can lead to the phenomenon that disyllabic X dominate the advantage in the phrases“V + ren + X”, the elements of degree mainly distributed in X, the disyllabic X that have the degree contains the adjectives and the psychoactive verb, and so on.

Key words: concurrent phrase“V + ren + X”; degree; adjective; psychoactive verb